

寬大了。然而表面上他們却裝出溫和的樣子，這互相來往看，甚至有時還且這些食物或別的東西，以表示他們的親睦。這樣的親睦呀！我不知道這正他們的心底裏，都要受多少什麼程度的呢。這豈不是極端虛偽麼？自然路上遇見人，便要送到他家去吃飯，認識了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便要說些很想念的溫情話，更是虛偽中的虛偽呵！

在這裏我又想起那件事來：——

我的一個同鄉的朋友，安徽人，是什麼院裏的職員，不特是個學佛者，而且還心抱佛身王義的請這大家。自然他平素所談的總是仁義道德的一流話了。因此，我雖時常和他見面，但沒有談話的因緣。有一次我回同鄉家裏去，忽然不覺見他。——因為他在我同鄉家裏居住——我問他作什麼來了，我同鄉才說出這樣一件事來：「他——那個學佛的安徽人——聽說我有一個乾女兒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也是後來學佛的，便給我乾女兒寫了一封求婚的信，說是我們都是學佛者，很可以結合的。我那乾女兒也原信寄給了我，我便去問他，他死也不肯承認，硬說他之抱佛身主義的熱心者，並不知道什麼是婚姻。直等到我把他的原信拿出來，他才沒有話講。於是下午他便搬走了。」

我們看了這個禁慾大家的舉動，在生理學上講，原不算什麼一回事。因為禁慾者多是求慾不得而才如此的。有時到慾不可遏的時候，甚至在那種極端禁慾的。但是當人家未犯他的戒律以前，他先死心承認。這種極端的虛偽，不是全行暴露了麼？然而，他並非佛者，是國會的議員，而且他是在什麼部裡當着科長呢。這是一件。還有一件：是我在鄉下的時候，一個同學要到日本去留學。於是所有的親戚們都給他們朋友們，甚至平素沒關係的，那家送禮餞行，後來那位同鄉走了，我便聽見許多人說：「吉兒——那位留日本的孔名——這回被選到外國去，將來回來一定要做大官，所以我也送了些東西，以表做了官，他還認忘記。什麼？」原來那位留日本的同學，因了他叔父和這同鄉兄弟的緣故，所以這同鄉到日本去，便把他也帶上了。而在鄉人的勢利的眼光看來，這一定是不得了的人物，於是便誰也送禮。他也送，也送。總之：以勢利的眼光，作出那沒有真情的送禮，其虛偽不是明明白白麼？

就為了這無論什麼事中國人都要鬧着虛偽，所以什麼也不值得的江亢虎一般社會主義者就時髦了，徐志摩一般的油膩的文學家便漂亮了。這豈不是高仿到自國民性的產物麼？至

那報館未開門，便。記。便有汽車在馬路上馳騁，翻譯家不離都門一步，便登報說到歐洲去了，這在虛偽到家的中國人眼裏看來，一定都是一家當便做「不足為奇的舉動？但是這種擺身上放羊皮的玩藝兒，却與中國前途有莫大的關係呀！因為這樣虛偽下去，真實的舉，是一件也做不出來的！

話又進「岔路了。我的意思是說中國幾乎沒有一件事是真實的。如兒童報，登的是兒童所不懂的東西；民衆刊登與民衆沒關係的作品；自然不與婦女發生關係的婦女報，和那不是文學作品的文學刊，與夫那稱為現代而實際倒車的現代報，也是一樣地虛偽！然而，這還是中國的智慧界哩！「中國的前途」，不是就可想而知麼？

一段小翻譯

日本——是一個例

（原文見於「The East」）
如舉中國人不是有自大內毛病，日本的歷史便足以證明他們受些感觸。日本十五十年內，能與英美並駕齊驅，為世界上第一等強國。這樣的成績，有人想，不是由於打敗俄國。雖然打敗俄國也是促成強國的一件事。說這等感觸，是由於日本的經濟生活組織，建設在新基

洪

告身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立(號集)
律一(理)應受

本天
委經
谷風田
九路二
全中

景山書社開幕廣告

本社開設北京後門內景山東街十七號，
經理英美原稿等件，特代售書上世

國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一、共產黨之下學生總會
二、這要談嗎？
三、武裝起來

紅(生)
虎

期信目：全年五十二期，二元二角，半年二十六期，一元二角，郵費每期五分，外埠一分，外埠郵費另加。本報零售每份五分，外埠一分。發行所：北京零沽街新書局。二、大石作。三、上海。四、天津。五、漢口。六、廣州。七、香港。八、汕頭。九、廈門。十、福州。十一、長沙。十二、重慶。十三、成都。十四、昆明。十五、貴陽。十六、蘭州。十七、西寧。十八、迪化。十九、哈密。二十、喀什。二十一、和田。二十二、阿克蘇。二十三、庫車。二十四、焉耆。二十五、吐魯番。二十六、哈密。二十七、鄯善。二十八、哈密。二十九、伊寧。三十、塔城。三十一、阿勒泰。三十二、博爾塔拉。三十三、克孜勒蘇。三十四、喀什。三十五、和田。三十六、阿克蘇。三十七、庫車。三十八、焉耆。三十九、吐魯番。四十、哈密。四十一、鄯善。四十二、哈密。

請大家幫助。有說明書，請寄郵票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歐語研究會，語絲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刊週大 (期三十入) 止水一波...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七日 日刊行

從上。如鋼鐵，紡織，鑛業，航路及各種交通，水利，電氣，學業的發展，促成日本富強的進步，實多於在滿洲戰勝所獲的勝利。各種事業的發展所以助日本成了強國，實因日本在經濟上已有鞏固的實力。事實上的證明，就是日本能到世界市場上去貿易，還能借到千百萬的巨款，而同時中國則在任何處連一元都得不到。然而所看中日兩國富源。看看中日兩國的人口。小國倒因人民的自動，和官吏的稱職，博得世人的重視；大國則因人民受壓迫，和官吏的玩弄，陷於卑劣的地位。現時日本已將其視線注射到太平洋上，而中國則方求人增加二五國稅。

吾人幸非慶幸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吾人只用心說明此種事實，以友誼的關係去懷疑中國人的不自知，是由於他們不情願；或者他們不用些建設的天才，和注意些國民的利益，向前發展，是向於他們沒有能力。再說日本明治時代的政客，大可乘改革的機緣，去謀他們的私利。然而他們却肯為國犧牲，為日本出力。不特日本國民性變了，且以人民的利益還歸之於人民。他們自己的意見，就是要日本同世界上任何強國，站在一個水平線上。這種能力委即踏實地得來，並非向人叩頭乞得。後來日本這種志願達了，可是中國各種事業又在那

里？中國報紙的前面，不像日本人的報紙專載各種事業發達的消息，仍舊記載軍閥代興，鐵路截斷，戰爭死亡，人民被災等等的故事。那種記載有什麼用處，而到什麼時候是個終了？吾人向中國人所說的：就是讀讀日本史，增些勇氣，學些智慧。

他鄉之感

胡清泉

琴聲嫋嫋，那響？幾點疏到雁籠。那琴聲實在好聽，時人不忍與他離去，無情的但聲已變漸遠了！阿！那知愈遠而愈好聽呢；請你再不要遠去了，就在這裡給我享受一點小小的清吧！

身子漸漸輕去，斜斜的靠在椅上，幾乎要睡去了，但心中仍有一絲絲的在耳邊，好像還有我的心了，並且告訴我說：「不要睡呢！身子愈覺輕了，似乎已被琴聲溶化，同嫋嫋於空中了。」

忽然醒來，知道琴聲已別了我的心他去了！這是要叫入起多大的煩惱呢！於是只好快開眼睛看看那幾點疏星，雖然也有幾許光明，但總沒有月亮般的光叫天也隨之光明呢，這樣只有叫入感到苦悶，——這黑沉沉的天！伸出窗外一望，看去幾塊招牌，頓覺我是

「作客他鄉」的，我於是感到他鄉之可厭了。「他鄉」之枯燥了：在狂狂開來開去的電車，汽車，黃包車，馬車，腳踏車，……車，一天鬧得頭昏腦脹！想看看也不能靜，要寫信頭緒又非常之亂！一天到晚又離不去煤煙，早上希望他好點罷，反又要吃一點多錢倒馬桶的臭！我又不要聽聽那波人的說話，聽了叫人真要嘔，女人更是可厭，麻在般的，總是叫個不歇！

一天因的吃了早飯做學，吃了中飯做事；我們當然知道人是要做的，但我們這樣是未免太單調了！我常常在沒有事情的時候，將身子靠在那玻璃櫃，雙手把下巴，再看那玻璃裏現出萬家浮雲，每每如跌子般的總要站過半點鐘；偶然，（上海這個地方！）也能看得着只鳥兒飛過，你聽，這是怎樣無聊的生活呢！

住在這個地方，總是天天想到樹下去散步和到浦東去遊逛，去看看久別的人，去看看久別的心，但這機會實是難以求到，因為一天都忙忙在求福其中呀！我的心兒於是被他悶死了！

猶能聽見我頭頂的，那是綠陰樹下站着的兒，他那輕輕的，軟軟的語音，用來叫着客

人，爾又在沙際間斜着人的眼睛，那客人的心怎樣不要發地所醉呢？這倒是故鄉沒有！

在故鄉脚踏着的，是青青的嫩草，耳子聽着的是圓潤的鳥聲，這些都在我心頭深深的駐住，這有，尤其不能使我忘記的，就是正對我家的高山，每當黃昏時節，山裡的古寺便發出出黃昏的鐘聲，叫人知道要晚餐了。這時雲彩突然也正在冒著白烟，這煙漸漸濃厚，瀰漫於四周，便覺夜來就更快了；這古寺的鐘聲在我的耳側呢。這時候如果有月亮，月亮也便出來了，從那山腰處漸漸浮上，掛到樹梢頭，掛到柳梢頭；！總之，他到處都是點綴這幽靜的夜，到處的一切也都覺得更美了；他又可以叫人感嘆，叫人歡欣，他可以叫十個不同環境的人，對他就十個不同的樣子，而他人却不能支配他呢。我那時別了母親，到了深渡，終於是說我念着這樣的詞了：「多情月，自古傷離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呵！我又想起母親來了，她已是許久沒有信給我，這怎樣不要叫人記念呢！但我也長遠沒有寫信給他了，——母親！你的兒子的面龐已是消瘦許多了呢！這是千萬不能使你知道的，你固然過着那煩悶憂愁，……的生活，但我是不忍再加之於你了！因此，就爬了上牀，睡下養我的精神。

（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時事短評
謹防扒手
未可樂觀之近畿和平

茂先
現

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時事短評（雪）（召）（涵）
關稅會議第二委員會

唐有壬
葉含章
西元
分半年
元六角
半年
元八角

實

時事短評
關稅會議
庚奉戰爭
子
書

旅蜀日記

羅文漢

八八，最後一段（續）。

七月初四那天，表妹為其女請過遊客，密親成至，表弟兄們聚在一塊很快樂。忽然哥哥笑吟吟地進來向我耳邊，悄悄說幾句。我立刻驚喜地出客堂一氣跑到教育司，白壁上面果然新出兩榜，一眼看去，便見我的名字笑迷迷地跳在榜上，旁邊還有兩人陪伴着：旁一榜只取一人，看去便是趙繩武；我高興極了！強自鎮靜着轉回客堂去。一進二門，許多親戚老幼們都來賀喜，尤其是姨嫂們眉開色舞。開餐時，表弟兄們盡量勸酒，喝得我薰薰大醉。

踏越着同哥哥回家，家中人正聚在堂席上商量我的事，一見我首先一句便笑罵：「好了！會欺起家裏來了！」我說：「什麼事？」祖母說：「你說你替人家考，為什麼今天教育司來報信的說是你考起，你三叔親自去看，你姨嫂們轉回來，都說真是你考起——這一向你都在家裏！」

「我並不敢欺家裏！」我坦白地說，「假若我不這樣托詞，怕連文憑都套不出來！」
「是了，你欺的好！」祖母笑說，「但是現在我們大家的意見不容你出門！」
「不容嗎？……」
「兜你玩的！我們都容你去，正在替你設法籌錢呢！」我失望地還未說完，三叔這

樣打斷我的話。且又說：「只是格外我有點意見：你結了婚或訂了婚出門更好——假如你答應口口口那一門親事，她的家私場上便是你的！」你再退一步想想！」

「誰希罕誰的家私！我的辦氣未必家中還不知道罷？訂婚結婚？——從前那一門門打斷了！何況現在？」我爽利回答。

「我終歸有點不放心你去，俗話說：『小莫走川！老莫走廣！』你二姑爹去過四川一轉，他說：『那個地方年輕子弟去不得，娼妓又多！人又狡猾！』」二姑媽誠懇地說。

「去我到主張二兄弟去，——只是捨不得！」嫂嫂纏綿說。

「你們捨不得我，他養我一輩子不？——個人該還要做事？」我沉重的問。

「你去了始終覺得家庭間少了一個開胃，失去一個話口袋，添上無數惆悵！」哥哥纏綿地說。

「去！我們都準你去！我們家中幾代人都打打工商界，明年便是五世同堂，論盛也不為不盛；只是少一個榜功名的人，望你爭衛立志，光大門楣！只是有一件：我們雖不願你為想家受痛苦，但望你不要把家這置之度外！你母親只生你兄弟兩個……」父親說到這點哽咽了！引得祖母吊淚，全家默然，又接着說，「

王敬軒和章孤桐 向培良
 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銅元
 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總發行
 所北京法大舊軍運轉社。

論
 北京代售處 各大學號房消費社，東
 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寶
 華樓，琉璃廠各書莊。
 通信處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價目：每份銅元四枚，代銷八折，訂閱：每
 二分，每元寄足五十期，郵票代價，不計不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

總不要損壞她的身體髮膚，總要努力上進，便
 是你的孝道，足以慰她含笑九泉；曾祖母祖
 母都老了，我也老了，在生的人也望你孝道，
 希望你安慰呢！」父親說罷，已哽不語聲，還
 是祖母轉過頭說：「這是一件喜事，悲傷不得
 ，這些短長望短的話，儘可慢慢的說，我們還
 是設法籌錢要緊！」

於是大家便設法籌錢，預算用二百元左右
 ，一星期內籌齊。

自考起後，我的應酬，真是麻煩極了！今
 天這家族中要行，明天那家親戚請吃飯，同
 幾個親友裏水遊山，同幾個親友照一張留別像
 ，這幾個良朋約去看戲，那幾個好友約去打麻
 雀，這家去叩頭，那家去辭行，其至於同時數
 事，亂烘烘無事瞎忙。行李等幸得家中料理，
 應酬事多有竹君作伴。

萬事籌備好了！乃於七月十四日（舊俗於
 是日祭祖，而是日又是我二九當頭的生日）治
 筵請各至親密友，作最後一次的聚會，同榜李
 鴻訓（健秋）孫承光（厚甫）也請了來。我輪
 流吃了不計其數的酒。衆親友散後，尚有十幾
 位良友，促膝暢談，連日始散。

七月十六日（陽歷八月十六號），聞健秋
 滑杆已出發，我的滑杆已紮起。這我不得不拜
 別我親愛的骨肉，離我生長溫馨的巢穴。祖母

早老淚盈眶，舉家都目眩嘴撇。滑杆出大門，
 親友二三十人擁出相送，街鄰們也用目送。轉
 過街口，回首家宅，還見祖母站在門前目呆候
 助，不禁心中大慟。出大車門，走了很遠，偶
 一轉頭，乍見二姑媽同嫂嫂手牽手還在丁拐着
 跟在後面，我忙擋住說了些「終須一別」的
 話，方肯由來路丁拐轉去。將到聚奎樓，早
 見健秋和送他的一族人在那裏等候；我
 們見過面，親友們同我依依談了些分袂和厚望
 的話。在健秋悲一刻更覺催我走，而我又焦
 急的等待哥哥和竹君去取的票。午後一時許
 二人尚未到，我們乃不再等，向許多親友作揖
 告別，登滑杆而行。送健秋的一干人和送我的
 大部分雖轉回去，而送我的尚有一小部分人在
 滑杆背後跟，我再一請他們轉，只勸轉了幾
 位表兄弟，珍重而去。未五里，將至離城七
 八里的大樹營，大雨傾盆，即下滑杆入茶肆躲
 避，父親二叔三叔又含淚叮嚀了許多要語，兩
 稍住，遂揮淚而去。

附竹君的詩

到蓉後第一封來函——
 我親愛的偉雲弟弟：
 今天是星期日，回想我從前的星期生活
 ，多麼有趣啊！假如你還在滇垣，不是又在

塊兒談笑了麼？但是那種子篇一律的生涯，這
 樣的變更了一下，無趣之中，也覺有許多滋
 味。

自別後，真個是心隨長途，無日不有你在
 我的腦筋中。這種情感，我也曾隨時記了一
 下來；文藝的趣味和價值雖說不上，然而也可
 算是你感情感的一種紀念物。

臨別時

話到臨別，
 千頭萬緒難說，
 只好是爽性不說。

★

此去川中，
 數十日路程，
 遍地荆棘，
 很替你擔心；
 但是，
 這種受苦，
 這種努力，
 爲的是學問，
 任他怎樣，
 都是值得。

★

偉雲吾友，
 奮勇前進！

夢(詩)
自後(小說)
夢(舊章)

李維宣
李維宣
李維宣

新舊書籍委託代售，請將目錄及價值先行示知。此啓。

五期
訂閱
全年大洋三元六角外埠五角

一失敗了，也不算什麼。(略。)

我們(指法專同志)還是照舊，沒別的近狀可述。現任且就此結束，以後又再談罷！

你的朋友張華誠誠懇懇地祝你的身體健康！學業進步！並且希望你保持著兩者間的平衡而進取！ 十三，九，二十一，於法法。

銀樣蠟鎗頭

李維宣

般朋友見着我，或寄信給我，說我「『銀樣蠟鎗頭』」，一談論，就要罵罵人，苛責人，所以說我「貧嘴，我是窮酸，嘲我『銀樣蠟鎗頭』」，是略，是略！他們的批評，我不以相對的承認，還要絕對的接受呀！我——恐怕祇有我個人吧。——常常夢囈，中國大多數的人，都是該罵受責。如果不敢開像郝壽臣，侯喜瑞似的口子出，罵幾句，責數聲，恐怕他們更無所忌憚，暢所欲言，弄得他暗天昏，落花流水。若時時給他們些「解昏湯」，「解昏料」，即不是「果於靈驗」，也「收警惕一時之效吧，因此我就是一個「嘲笑由他嘲笑，酸貨糊塗我自為之」的主張。朋友們，夢不起，現在我又咋麼貧嘴了。

一般號稱大學教授的先生們——此處我急須申明一句：凡具教授資格的先生們，我不

特不敢「指桑罵槐」，並且很羨慕很崇拜；且詞言之，他們都不在指論之列——在外國喝了幾口海水，洋磁盆毛廁裡撒了數次大小便，「博士製造公司」掛了一個名，回到這令人念及就要拖鼻涕的「終之民國」裡，在德國中學之不知的大學校內，充任堂哉皇哉的教授。他們無時無刻不拿出 M.A., B.A., Ph.D. 的頭銜作幌子，來威嚇沒見過世面的大學生。他們穿的是華麗悅目所謂仇貨的洋服，梳的是光可鑑人，滑可倒蠅的時新頭。何處何地，都要大揮其「松香架子」。自己以為是去過外國的，又是現任的教授，不如此，那能表示身分於萬一！在課堂上，不消說，越加大搖大擺。「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在英國的時候……」，「我在——」這都是他們的口頭語，也就是他們的「三句不離本行」的話。那神氣和 No. 1 Professor，若讓鄉下愚婦瞻仰了，不說「學養大如牛」，也道「文章滿腹」呀！不特鄉下人作如曼觀，即親其面而未聆其言者，亦必不如此評判。若老做嗆吧先生，西洋景還不敢被人拆穿，惜乎他們要大講其學，大授其教，無怪要「一試而見其拙」了！「家」字寫作「豕」字，「變遷」寫成「便干」……這都是慣見司空，不足為奇；最可笑的，他們對於教本自己這其妙莫名！人人皆知的東西，他們左鄰

右思還弄不清楚；學生一目一為的東西，他們却費了車戰斗量的話，還說不出究竟。若問其課本外的東西，不消說，「目無以對」；即詢之範圍內的東西，亦含吐支吾。現在再進而至於他，他們自以為「拿手」的「外國話」，充其量，也祇不過是 Chinese-English 罷了。聽得說得稍為流利一點的，無異要他們「喝安生龍蛋」！凡是給其效的，誰也要高呼「Great cry and little wool」！大叫：「I'll tip with you. 的呀！我萬思萬解，這般『大飯桶』，為什麼做聘來『執掌教鞭』呢？難道他們在外國花了些『改世銀鎗鎗』，硬要在本國來盤本？這理教授，我美其名為『鋪花枕』，神其專為『銀樣蠟鎗頭』！

我並非存心誹謗他們，更不是信口雌黃，實在是有目共觀，有耳共聞。我同朋友曾着談話，偶爾論到教授權力問題，他們莫不疾首痛心道：「快別提起！精羔！精羔！」

末了我要教告這種教授先生們幾句：先生們呀！你們也得要摸摸自己的良心，一般青年學子在家庭拿了血汗錢，「卜遠千里而來」，到底為的是什麼呀！白丟，洋錢，還是小事，這比「時乎時乎不再來」的買賣尤險，却是無窮的損失呀！你們要坐坐教授交椅，不是絕對的不允許你們坐；可是你們的程度，離教授的

程度：這「一級」級着斗笠親嘴，差着一帽子「呢！先上講，早早醒悟罷！如果你們鬧起門來，再讀文十年，教授的交椅，還是很歡迎你們去坐的呀！先生們，早早醒悟罷！

十六歲李振東

然否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晨報第六版右上有看一劇悲劇，看見了沒有！

教育界！勞工運動者！

這真很簡單，十六歲的李振東，是財政部印印局：工徒。爲了偷竊一張五元鈔票，在那

買局的怒下，發交教養局管束去了。這算得

多麼「罪惡」。他是看明白了麼？十六歲啊！

幼孩啊！在那班班包板板地他引誘到了那巨大

建築、拐角，用他性惡感及己身的憤恨情緒而

假示出的誘惑，威逼，威逼那可憐的小工徒。

你看，柔弱的小工徒，驚嚇得戰慄無人色了。

寒冷的風兒在吹着。瘦瘦的胸心使得兩手無意

識的揮舞單薄的褲袋裏抓摸，也摸不着救援。

親愛的父，親愛的母是未在身边。昏迷了，被

寬廣的喉嚨踩得不能說出什麼。又一陣的多

索，淚滴兒淌下來了，從眼眶毛縫往外看去，

什麼？蚊麼，虎麼？都不是；餓狼，餓狼般尖

利的眼光，只以兩條，刺激得使他，小工徒，

全身拘索着，時起一陣陣被電的浪紋。

「須目謀啊！快些！」彷彿從躍動激烈的

脈管中來的警告，終於那乾枯的喉嚨中吐出討

饒的聲音，做似得笑了。

「父母是不能到你眼前來的了！」又一警

告。

「我怕；我怕；……局長……」李振東清

醒了些。「我父親的鞭撻，我母親的叱罵，我

願意。你不要告訴局長，好領班！」

「好！……你照我說。好！」重壓是從他

身上融淨了，但這甘負有李振東的父母的責任

誰？

「……我就拿了一張，一張。」振東

也覺振動是地確。的救援，想那偷竊的罪過定

能從實退還滅消。豈知世人的耳朵是不爲聽真

話生長的。你爲什麼說呢？我的小朋友。

「印成鈔票」在買局長姨太太的腰裏是一

捲卷的。你們食指稱動，即觸犯刑律啦。振

東，你不知道麼？

你何不持刀行劫，而在那天橋之上，受了

羣衆的喝彩？教養局裏是沒有白紙坊的電梯，

十六歲的小朋友李振東呵！

○ ○ ○

石馬路大街裏有一處平民教育促進會，我

爲預備去南洋教學的工具，前月到那裡買一本

平代千字課的教師指南。門房一個人的手指順
便回我挪動了一挪動，到那裏一位書記似的把
他……我使我向北。終於我第二層院內一
處精緻的半屋。屋裏面牆上，懸着千字課。掛圖
。內屋坐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哪裏有他的像片，正談着話同別位位位位位
，牆上不見如何的人，斷續的聽到「智識階
級……現在……青年……平民……等聲浪，似
乎……辯。首某一位問題，與站立……等聲浪，一
來……也坐着一位書記，我向他道明
來……沒有答覆我什麼，又去招呼一位位位位
記……

「教師指南麼？這裏沒有。你上南京去買
吧。錯，本處代買過，不過幾天分發完了
。本一位書記說完了，注視着紅柱影欄邊的花
花……

「日見劉李振東這段時間，猛想那屋內
的辯論是偏向那一面？」

「一日我爲探望一個朋友，到了翠花胡同八
號……

我的朋友正和些人會議有什麼緊要問題
，那懸着孫文相片的屋內……

玻璃，外間的。我呢，既非委員，當然只好
在……

「願再營……強奸……高金魚……罷工！
罷工！」

「我……他們的議案……有關連的，一意在
討論……能工手段以反抗強奸民意者。」

今日見着李振東竊鈔票的慘劇，想起那日
在我朋友室內放置的俄國革命影片，不知他們
此……

語絲五十四期增刊目錄

猛進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時評

(一) 還不解救陶稅會議！

(二) 攷古與外人

直隸問題

李玄伯
李玄伯
王振莊

我之主義

覺明通品

品書